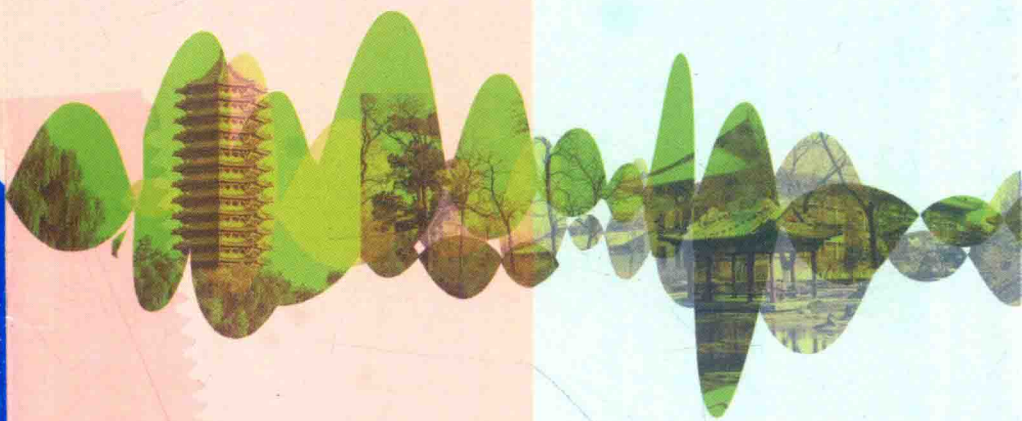


北恋大歌

苗茱迪 著



我们生活在名言之中。曾经，无数次，我们是别人。慢慢地，我们变成了自己。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北大 恋歌

苗茱迪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恋歌 / 苗茱迪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30-5604-5

I. ①北… II. ①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0527 号

责任编辑: 齐梓伊

封面设计: 张悦

责任校对: 王岩

责任印制: 刘译文

北大恋歌

苗茱迪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76 责编邮箱: qizi2004@qq.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7-5130-5604-5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致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

作者简介

苗茱迪，北京诗歌创作研究会会员，北京石景山区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供职于出版业、国家机关。现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83
第三章	118
第四章	134
第五章	195
第六章	227
第七章	279
第八章	326



第一章

我们生活在名言之中。曾经，无数次，我们是别人。慢慢地，我们变成了自己。

“Ni hao, ni hao ma?”

我看到罗比在雅虎通上给我的留言是多年前初春的一个夜晚。那句简短曼妙音韵优美的汉语拼音问候静静地叩开了一扇隐形的门。我们悄然无声地相遇了。

那时，我常用一个汉语拼音“小茉莉”的名字登录雅虎通，主要是用那个账号订阅了电子版的《纽约时报》；那份报纸每天都会往那个同名邮箱发送当天新闻的大字标题，那些大字标题总能将外面纷繁壮阔的世界植入我的想象空间，扩充它的宽度。

什么爱尔兰的天主教和新教男童子军组织经过几乎一个世纪的分裂后重新合并，尽管受到罗马天主教主教的阻挠。

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什么和当时人们所信相反，如果英国公主玛格丽特和彼得·汤森上尉——一个离了婚的曾经击落十一架敌机的“二战”英雄结婚，可能不会丧失她的头衔和王室专款。

我忍不住小声尖叫：太晚了！太晚了！这条新闻未免来得太

晚——公主早已香消玉殒。那个能将鸟儿从树上吸引下来的美丽公主生前绝没有皇室的其他男人幸运，既未能效仿她的伯父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也不能像她的外甥——王储查尔斯离婚后娶了卡米拉。尽管她后来成为英王室离婚第一人，最终也未能嫁给她挚爱的人。这个世界总是将遗憾抛给女人，即使贵为公主也难以幸免。

什么美国计划对巴西游客实施留取指纹和照相的安全措施，作为回应，一位巴西的法官命令对所有赴巴西的美国公民也留取指纹。

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什么第一次探测火星“漫游者”行动，“勇气号”从着陆器上收到了“强有力的信号”后在火星上成功着陆了，执行任务的科学家们喜出望外，控制中心内一片欢腾。

我望一望天花板，心想：人类怀揣雄心要移民到火星上去，未来个人信息在“国籍”前恐怕要加上“星籍”一栏了。

什么美国总统大选约翰·克里参议员赢得新罕布什尔州，霍华德·迪恩排第二。

我想讥笑。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驴子和大象又要到总统大选的马戏团大玩杂耍了。

什么今年没有增加闰秒，这是为补偿地球自转放慢而增加闰秒的二十八年后，连续没有闰秒的第五个年头了。

我学着地球自转那样转转头，然后停下。显然，地球自转的速度放慢了。为什么地球转动的速度放慢了，这个世界却愈加颠簸摇滚，令人愈加头晕目眩了呢？



啊！那些兴奋异常的大字标题仿佛载着整个世界向我迎面扑来。就在几年前，我还在学校的外文原版期刊借阅室里如饥似渴地啃嚼那些如珍似宝的原文书。然而，只短短几年工夫就到了互联网时代，乾坤逆转，那些雍容华贵的知识仿佛一夜之间放下了身段，倒过来追捕我，包围我，海量的英文让我眼花缭乱，无处藏身。“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歌词堪称经典。当然我也只是遇到有兴趣的标题才去阅读全篇文章。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突然被淹没在一片知识的汪洋之中，谁有时间和精力把所有事情都了解得全面彻底呢？

那晚，临睡前，我用小茉莉的名字登录，正要去读《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这时有几条离线英文信息跳了出来。

“你好，你在那吗？”

当然不在，我那个时候在跟那些摸不着首尾的 GRE 类比做捉迷藏游戏呢，只是我在明处，它在暗处。

“你好，北京怎么样？我要去那里。”

来吧来吧，北京欢迎你！再不来，就快热得令你发疯了。北京的天气好比坦率大气的北京女人，如果你认为她春日的婉约会维持一阵子，你便大错特错。这种略带几分矜持的温婉只试探性地停留匆匆数日，她的豪迈热情便全然爆发，令人猝不及防，酷热得近乎专横。在她浓烈的怀抱中，你的血肉在皮肤下面被点燃，沸腾。你昏昏噩噩如一锅行走的肉汤。此情此景，你也许怒火中烧，但你很快明白，一切都已成为定局，与其反抗，不如顺从吧。

“噫！你的照片很漂亮。”

北大恶敌

我庆幸不在线上，否则要被那“嗡”的一声振动的窗口惊吓一跳了，不过，除此之外，些许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诸如此类，最后一条留言不禁吸引了我的眼球：

“Ni hao, ni hao ma?”

那句汉语拼音问候无声胜有声地触动了我。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我心里唱起了绕口令似的说唱音乐，一边不禁对着显示器微笑——我不曾收到用汉语拼音写的留言。那人的屏幕名字是 Johnloveschina。约翰爱中国。显然在这个国家，他的名字是值得欣赏的，不是吗？我于是回复，为他留下致谢的留言。末了，把他添加到了朋友名单上。

很早以前，我那时上中学，学习英语时态时，英文老师拿着一只雪白纤细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坐标，她示意，原点的位置表示现在，在它左边是过去，右边则是将来。我惊讶于那个结构淡定的稳固和不动声色的分割。一横一竖相互交贯的两条线条坚定地构成那个简单的坐标，Y轴分割了过去和将来，X轴则分割了人生的浮与沉。那一经一纬的图像时常出没于我的脑海，牵动我的思绪，有时它变成延展的宽阔通达的十字交叉路口的形象，有时变成坟墓上神圣肃穆的十字架的形象。有时候，我的自我孤立于那微小的原点，轰然一声，自我爆裂纷飞化为无数奇形怪状的碎片细屑，散落于坐标的四个象限，渐行渐远。有时候，我的自我伫立于坐标之外，掀开犹如帷幕的纵轴，凝望帷幕的那一边，看到那边的那个“我”，那个“自我”的映射。我就如同



一个蹩脚的占星家，透过记忆的水晶球，占卜已知的毫无悬念的过去与未来。我，洁蕊；洁蕊，我；我，她；她，我。我分辨不清我和她，恰似毫无期盼地反复观赏同一场老掉牙的滑稽剧。她是我生命那一幕的演员，进行她伟大淋漓的表演。在一幕幕已知剧情和结局的戏剧里，在一帧帧的画面中，她的形象飘乎不定，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音容笑貌被分解成多重的影像，在海平面似的X轴上下之间，时而浮起，时而沉落。每一次，当电影中那个影像重又回归于原点，和坐在这张纹理密布淡黄色的木椅上的我重合，我便彻骨感到时光如流，倏然而逝。那些肤浅的岁月恰似漂在记忆之水上的一层浮油，想要完全撇清也是徒劳。我的“自我”于是重又继续沿着横轴踽踽前行，以惯常的步幅和步态。

夜晚来临，我的身体宛若一只剩有半瓶水的水瓶，当我缓缓躺下，身体呈水平状态，我身体瓶底的意识之水便载着模糊不清的记忆和半透明的想象随着瓶体的倾斜流进我的脑海。

那时，我的生活轨迹是一种简单的生命重复。我在一家儿童基金会供职，在工作日，我奔波于家和写字楼之间的几条首尾连接的并不比股票曲线波荡复杂的牛角刀形的折线。

一天清晨，公共汽车在苹果园站停下。这时，上来一老一小。我旁边刚好有座位。他们坐定。老的是一位老奶奶，身材矮胖，穿一件灰红暗格子上衣，半银半灰深海鱼颜色般的短发在清晨阳光下闪着鳞光。她对面的男孩大约是她的孙儿。男孩面色幼滑白净，低垂双眼，一坐下便喃喃自语，时而低声吟唱他的儿

北大恶敌

歌，时而望望窗外。我与奶奶交换眼色，会心而笑，我们的心灵连通了，注意力温柔地集中在男孩身上。然而，几分钟过后，男孩突然爆发一声尖叫。我惊得头皮发麻，完全出乎意料。顺着他的视线，我向外看，未发现有何异常。仅几秒钟工夫，男孩又一声尖叫，这一声比刚才来得凄惨，好比受到虐待的小动物。这一来，全车乘客的目光都聚拢而来，落到或找寻尖叫的源头。奶奶露出尴尬之色，小声对孩子说，别叫。孩子这时抬起眼睛，望着奶奶，一脸的不屈。这时，我看清了那张小脸，不由诧异。

男孩的眼睛。

孩子的眼睛实际上很美，但是美得奇异。他的瞳仁不似常人的漆黑两点，而是两朵晶莹剔透的小雪花。那两朵小雪花就镶嵌在他眼的中央，好似一对艺术珍品，令人叹为观止。男孩用那两朵“冰雕玉琢的雪花”冷峭地对着奶奶，像是枪筒。他脖颈梗直，愈发不屈，如同誓死的战士。奶奶故意拉长声音说，又不听话了。男孩坚持片刻，然后低下眼睛，气馁得像一株枯萎伶仃的小草，令人恻隐。我抑制不住好奇，悄悄问奶奶，男孩是怎么了。奶奶也不隐瞒，对我说，男孩这几天老吵着要去动物园看大熊猫。他晚饭后和几个邻家的小孩玩时，那几个小孩都说去过动物园，还看过大熊猫。他便回家说要去看大熊猫。奶奶年纪大，腿脚不便，带他上学已属不易，要是去动物园那么远，恐怕力不从心。我问，他的父母怎么不带他去。奶奶叹一口气说，男孩的父母离异，法院将男孩判给父亲，父亲常年瘫痪在床也带不了男孩去动物园。母亲是外地人，当年就是为了落户北京才嫁给身有残疾的父亲，孩子出生没多久就离开了。母亲不要这个孩子也正



合他父亲、奶奶的意。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男孩，是这个家庭血脉的延续。我又小心翼翼地问，孩子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奶奶说，孩子是出生缺陷，患有脑瘫，但是后来孩子长大了才发现。目前，他正在一所特殊学校上学。

话说此处，奶奶和男孩已坐到站。奶奶蹒跚着脚步，一手拖着男孩走向车尾的门。我隔窗目送这一对老小，心里一阵难言的酸楚。

我又坐了一站下车，步行赶往我工作的写字楼。我踏进工作所在的写字楼，走过长长的亮着几点惨白日光灯的走廊，远远就看到一个直立行走的芒果——我的同事，一个小个子海南人，我的顶头上司。我从来不把他当异性看待。他姓杨，职位是部长，部长，不长，不会再长个子了，他本来就像一个布娃娃，姓杨的小娃娃，杨娃娃，洋娃娃，有一天，他就得到了那个漂亮的雅号。大家从此叫他洋娃娃。他的家乡离赤道实在太近，太阳太大太明亮，他的身体仿佛被强大霸道的阳光抽去了水分，实在太凝练。虽然已经在北方生活了多年，他的皮肤仍然保持着健康的巧克力色。外地留在北京工作的大学生总是很勤勉。他每天来得很早，给我们的大老板打水、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像我，每天卡着点儿到。

“早，杨部长！”我问候迎面走来的洋娃娃。

“都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我部长，不长不长，别老提醒我不会再长个子了。”他佯装不快。

我忍不住笑了，说道：“好，洋娃娃！”

我们的大老板来得也不晚，甚至比谁都早，不知是他睡不着

北大恶歌

觉，还是故意来得那么早来监视谁会迟到。他面色红润，当别人虚情假意夸他气色好时，他却说那是由于甲亢所致。除此之外，从他的外貌上找出其他优点也难，他发顶无毛，一双鼠目。上司老奸巨滑，从不和我们正面交锋，他就像《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虽在幕后，却一直在看着你呢，将我和同事如几颗棋子般玩弄于股掌之间。每每我们三个发动头脑风暴，挖空心思想点子时，他从不参与想办法，只是耍猴似地让我们几个脑子不停地转，一旦有了好点子，却十有八九被他否掉，我们几个小猢猻似的被他玩个底掉。他成天不肯动脑筋，也不知他的头发到底哪去了？我偷偷望一眼隔壁上司办公室的门，还好，门关着。他有时心情不好时，会一早城门大开，见到谁迟到或卡点儿到，便有了出气筒。当然，那个出气筒几乎都是我。这时，我总要编个让人一眼便可揭穿的低端理由，连我自己都为我的智商惭愧。他的出气方式也很特别，绝不会朝你大发雷霆，而是让你一坐就坐上几个小时，听他上课。大约是他早年的职业病使然，偶尔，看到我这样有小毛病的学生是要勾起他病根的。他是政治老师出身。他的目的就是让你相信他讲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感谢他，否则十年后你会后悔。天知道十年后他那一套是否有用。只有你装出感激涕零时，他才肯让你下课。每次都是那一套苦口婆心的良言教诲非要让人感到其言也切才肯罢休。我如坐针毡，倒宁愿他冲我大叫大嚷几分钟了事，以免我在他办公室尿了裤子弄脏他那油亮油亮的黑皮沙发，那可是洋娃娃花费一两个小时辛辛苦苦清洁上油的劳动成果。

我的另外一位同事，她身材骨感挺拔，脸庞上笼罩着一种独



特的典雅清秀的气质，就像奥黛丽·赫本，尤其是屹立于她脸中央的鼻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完美，使她显得自信而优雅，令我羡慕不已。我总是窥伺她，内心研究她的鼻子为什么会长得那么美。我猜，如果她发现我不停窥伺她，一定要对自己不客气了。后来，我得知奥黛丽原来的身份时，不禁惊愕万分——她是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前五项全能世界冠军！

一天中午闲暇的时光，我和奥黛丽神清气爽地聊天。

“你会是个铁人？”第一次听说奥黛丽的传奇经历，我望着她苗条甚至可以说瘦得皮包骨头的身材不禁大笑。

“笑什么？”奥黛丽也笑。

“他们不都是身材魁梧、肌肉结实的吗，可是你？哈哈，简直就是个芭蕾舞演员。”

“我退役前比现在还要瘦，芭蕾舞演员可不像，倒像个瘦老头，对了，你为什么总喜欢看我？”

原来她知道我喜欢看她。人的眼睛可能真的不只有两只，还有很多其他感觉敏锐的隐藏起来的眼睛，它们协同工作，丝毫不会遗漏暗处的目光。

“我最喜欢看你的鼻子了！”我笑着说，对她的问题并不避讳。

“为什么？”奥黛丽也笑。

“因为你的鼻子漂亮，我的鼻子太大了。”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不是北京人吗？”

“啊，我？算不得北京人。”我云淡风轻。

“啊！你是从哪里来的？”

北大恋歌

我惊异奥黛丽不愧是世界冠军，她轻而易举便触及人类的哲学问题。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回忆起我的哲学教授在第一节哲学课上告诉同学们那三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那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以至于在此后的生命里，我总是试图探询它们的答案，希冀在某些地方找到一星半点儿那谜一样问题的答案的碎片；然后把它们在头脑中拼凑起来，就像小孩子把一块一块的拼图拼起形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那样组成自己的生命谜语答案的绚丽画面。

小时候，我邻居家一个叫小志的小男孩问他的母亲，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小脑袋里怎么突然生出那个哲学问题来的。在我的记忆里，小志母亲总是一个模样，从未改变过，似乎她不曾年轻过，也不会衰老，皮肤晒成健康的浅黑色，齐耳直短发，体形可能因为生了太多孩子变得异常臃肿，走起路来就像摇摇摆摆的南极企鹅。那个时代，已婚妇女并不在意自己发胖的身材，不曾听她们当中哪个人口中时常叨念“减肥”那个词汇，而那样看似蠢笨的体形并不影响她麻利的劳作。清晨的第一道阳光仿佛是一条灵利的鞭子抽打她的双脚，然后，她就像一只陀螺开始在她家那一方天地，锅台边，院子里，鸡笼旁，和其他一切仅供她个人劳作的场所旋转、穿梭，永不停息。

小志的那个哲学问题在那一天却使她放慢了劳作的节奏。除这个男孩子以外，她还有其他五个孩子，这个男孩最小，偏偏他会有这样深奥的哲学问题来问。那个问题使她不由想起孩子们的父亲，她的目光投向了远方。

孩子们的父亲是个小木匠，做活有一手，从他手里做出的门



面和桌面，一点毛刺不见，光滑得如同丝绸被面。一天，她坐在炕上做针线。他在炕下推刨子，刨花像蛋卷纷纷滚落在地上。他们一边干各自的活儿，一边闲聊。“咱们家的大儿子啊，越来越淘，那天和前院的马三疯跑跑到铁丝网里去了，刚缝好的裤子又给刮破了，这个孩子，真是淘得没边儿，一点儿不听话。”他瞥她一眼，坏笑一下，说：“那就重揍，揍出一个听话的来。”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他要在他身上奏胡琴。“换了别人，这话我倒信，就凭他们的爹呀，这辈子，我是不指望了。”“不信你就试试。”他放下手中的刨子，跨上了炕，一把将她推倒。她反抗一声：“针！”他不理，把她手里的针线活扔到一边，像希腊神话里的雕刻家皮格玛利翁，开始在她身上推刨子。她身体丰腴，是他手下刨出的最巧夺天工的艺术品。那一天，小志那个孩子奇迹般地从无到有。

后来，小木匠不幸害了肺病，在小志三岁大的时候离世了。回忆起那一天，小志母亲的心头一阵甜蜜的悲戚，仿佛一股强大的胃酸涌到她的喉咙，可她硬是把它给咽下去了。而后，她转过系着蓝布围裙的肥大身体，一抬手指向远方对小志说，他是从粪堆上拣来的。接着，她就止不住大笑起来。

我的姐姐，年龄和小志相仿，两个孩子有时一起玩闹。那天她恰好听到了这母子的一问一答，很是惊诧，听罢便跑回家去问我母亲，她是从哪里来的？母亲正忙着，她可没耐心给姐姐讲人类的起源，她气恼姐姐和寡妇家的男孩一样淘气，成天惹是生非。然而令她真正气恼的原因是这个丫头片子虽然和男孩子一样淘气可偏又不是男孩子。她时常望着姐姐蹦跳的身影发呆默想，